

过了五十,朋友老了,同学也老了,大学同学更老。“文革”后三届大学生,同届差12岁,整整一轮的悬崖落差!许多同学早已六十开外,不仅白发苍苍,而且寿斑块块,像舟山群岛一样。有些像涨潮时,几朵岛屿,有些如退潮,星罗密布。

我们四班有个传统,凡海外同学回国探亲,全班同学聚餐接风。现在回来的频率越来越高,聚餐的人数也越来越全,说明退休的越来越多。过去见面,谈新书新思潮,现在越来越聚焦于养身,证明“廉颇老矣”。我从小读书不好,体育很好,至今无头痛脑热,一年感冒一次,谓之排毒,不吃药不打针,饮水即愈。每次躬逢胜饌,只能发呆,甘做旁听者,不做包打听。

过去,寿者多寿,汪精卫倘若死于抗战前,也许是‘不负少年头’的慨然英雄,因为活得长,经不起历史潮流的冲刷,反而“成就”了一个大汉奸。现在,盛世多寿,结果,寿者多恐。老同学聚会多了,恐惧信息也多了。三班已有6位同学去世,多殁于癌症。

有关癌症案例,过去,多风闻于道听途说,现在,多目睹于亲朋好友。好像人有多少器官就有多少种名堂的癌症,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好比一厂一品。倘若癌症如死亡,人人有份,那倒也坦然,诡异的是,癌症如咳嗽,按比例发生,不高,也不低,高于艾滋病,低于重感冒,人人渴望‘幸免’于此。

有了侥幸,就有欲望,骄傲使人退步,欲望使人不安。人生最大的悲哀,只知癌症生于何处,不知源于何故,更不知萌于何时。只知道被枪毙的结果,却不知道被枪毙的缘故,“哀莫大焉”。吸烟是不好,都说肺癌源于吸烟。就我熟识者而言,肺癌患者,往往是不吸烟的。为了证明烟

眼睛都是嘴巴。我五六岁时就有了这个体会。那个时候,家里穷,什么都是省着过日子的,包括吃饭吃菜。人穷了,连脸色也是苦相。但是,再穷的人,也有梦想,我也是。我的梦想有两个,一是希望年夜早点到。二是希望亲戚来我家。这样,我的父母就一定去肉店买猪肉。母亲说,人穷要穷在屋里,外头的面子仍旧要绷挺的。我不知道这家里怎么一到亲戚来就有钱了。我那时候是不懂,我所懂得的就是,这日子一来,我就可以吃到肉了。亲戚真的来了,是大姑妈,是来看我的爷爷的。父母和大姑妈打过招呼后,偷偷地去镇上买了猪肉。灶头边一阵子的叮叮当当,猪肉就成了碗中的佳肴。吃饭开始了,桌上的红烧肉红彤彤,颜色很诱人,而且随着肉上细烟的飘浮,猪肉散发着阵阵香味,我自然是口水欲滴。好长时间,也未见到大姑妈,也未吃到红烧肉,现在大姑妈来了,我就坐到了大姑妈边上。在大姑妈身旁吃饭,父母就不会说我吃相难看了。

我往凳子上一坐,端起饭碗就往嘴里塞了一大口米饭,也夹了一筷蔬菜往嘴里塞了。再次伸筷,确实想伸到盛肉的碗里去,筷子在半空中,父亲突然咳嗽了。这声音短促,但很清晰。我看了看父亲,父亲没有说半句话,依旧吃着他的饭,夹着他的饭。但父亲的眼睛看了我二秒。我立时感觉父亲的眼睛其实就是嘴巴,嘴巴会说话,因为姑妈在,父亲拉不下情面,就让自己的眼睛对着我,眼睛比嘴巴更会说话,会说许多的话。

父亲的眼睛要说什么话,我知道了,而且也顺着父亲眼睛的意思做了。父亲很开心地用眼睛瞟了我一眼,也不再咳嗽了。我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眼睛就是嘴巴’这样的事情。

七夕会

赏心乐事

乃肺癌之源,又有一说,被动吸烟,就是受害于同伴吸烟,比如患者的丈夫、同事、朋友、亲戚均在猜忌之内。按此逻辑,卷烟厂的工人,天天被香烟熏烤,应该是最强烈、最浓郁的被动吸烟者,但没有医学报告说,烟厂工人群体的肺癌率高于其他群体。上海卷烟厂坐落在杨浦区的昆明路上,属于江浦街道,我的朋友住在卷烟厂开发的商品房,物业名字——金上海。“附加值”很高,花钱买金上海,免费用“中华牌”。

从未被告知那里的居民肺癌率高于其他街道。这好比最靠近知识的图书管理员,往往不是学者,最靠近金钱的银行柜面员,往往不是富翁。都说这些年来,肠癌的发病率高了,理由:现在条件好了,吃肉的多了,但素食的僧人能幸免于此吗?可是,没有医学报告可以保证和尚就不会得肠癌,也没有报告可以证明游牧民族的肠癌发病率高于农耕民族。

癌的诱发源是什么?至今不得而知,似是而非

眼睛都是嘴巴

高明昌

眼睛都是嘴巴

眼睛都是嘴巴

眼睛都是嘴巴

七夕会

赏心乐事

买表的困惑

潘志豪

清代文人赵翼在《陔馘丛考》中说“凡文字之无所作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经匠师者曰杜做。”杜做,一般是指没有师承关系的手艺。

立冬以后,家乡人有杜做药酒供冬季饮用的习俗,农历十月酿的,称为‘十月白’。因米糯、水清、药香,酿出的酒,色清,气香,味甜,民间称为‘靠壁清’,亦名‘竹叶青’、‘秋露白’、‘杜茅柴’。冬至夜家人团聚时,后封酒缸,浓郁的酒香开始飘荡弥漫,吃起来特别酣畅与舒坦。

的‘真理’就有了市场。人,天生恐惧死亡,所以需要信仰,迷信就有了土壤,表现形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知识代替常识,“一家之言”的知识满天飞,恐惧随之风起云涌。我们的寿命越长,癌的中签率越高,诱发癌症的传说就越多,于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祸从口出’,反其道而行之“祸从口入”,好像多数食品都是癌的索命小鬼,持钩潜入,还强化耸人听闻的理念。癌症今天没有,不等于明天没有。好像活着,随时要与癌邂逅,天天活在杯弓蛇影之中,活在癌的偷袭中;是进亦忧,退亦忧;天天戒备,枕戈待旦,被动而无奈地迎接癌之矢来发,仿佛人的一生就是《等待戈多》。这让我想起一则段子

看书,是我的最爱。阳光房也成了家里人的最爱,大家有事没事都爱在此坐坐、看看。哥哥从北京回来,最喜在我的阳光房内上网,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杯清茶,就能坐半天。

星期天,我邀请姨妈姨父到我家做客吃涮羊肉,就将饭局设在这里。我到涮羊肉店买回4斤羊肉片,另备好芝麻酱、韭菜花酱、豆腐乳、香菜,母亲采购回各类蔬菜,如萝卜、白菜、粉丝等。我们五人就在阳光房内开涮。正值隆冬,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而下,照在我们身上、脸上,暖烘烘的,吃着甘美的羊肉,感觉舒服极了!饭后,我们边晒太阳边唠嗑,姨父侃文学历史,姨妈摆老龙门阵,父母和我静静地听着,哈哈大笑,时间仿佛在此刻停滞。姨妈说:“你的阳光房我很喜欢!”

我的房子虽小,但它是我用劳动换来的,拥有一间阳光房,趣味盎然。

七夕会

赏心乐事

一位亲戚和配偶将举行金婚庆典,于是我为挑选一份有意义的纪念品而费神。近日,我偶尔在某媒体上见到《优惠购买纪念表》的广告,不由眼睛一亮;不过,看完广告后,我却感到颇为困惑了。

据该广告称,此表“经有关部门批准,特由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〇〇周年组委会联合香港杰出制表大师倾力打造二〇一四套‘邓小平同志纪念表’,以永不停摆的时间转动来纪念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云云。其实,出售商品与伟人和国庆何干,何苦要将它们硬扯在一起?这未免让人感到有硬拉强拽、牵强附会的感觉。

最令人困惑的是,我原以为买只手表只不过举手之劳而已,谁知它竟有极其吓人的“优惠购买条件”:“购买人必须是中国公民,购买时必须出示公民身份证。必须拥护祖国统一,热爱祖国,敬爱邓小平同志,符合条件者每人仅限购买一套,多次报名取消资格。老红军、老干部优先购买!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优先购买!国家机关、机关单位退休的老一辈领导优先购买!”看到这里,我不由哑然失笑:这简直不像在购买手表,而是在挑选由人民代表。

当然,以上也许是一种“生意经”的“噱头”,故弄玄虚为的是吸引买者的眼球。接下来才是进入交易的核心问题——价格。据称,“市价二千六百八十元的邓小平同志纪念表,现优惠价购买,对表九百八十元,单表五百八十元。市价与优惠价的巨大落差,不由让人心生疑窦:这价格经物价部门核准了吗?其中是否存在暴利和猫腻?”

我自掂量:本人乃一介百姓,既够不上“老红军、老干部”的资历,又算不上“退休的老一辈领导”的级别,至于工作了几十年,是否算“为国家做过贡献”?最后,我知难而退,打消奢念,不买了。

有了侥幸,就有欲望,骄傲使人退步,欲望使人不安。人生最大的悲哀,只知癌症生于何处,不知源于何故,更不知萌于何时。只知道被枪毙的结果,却不知道被枪毙的缘故,“哀莫大焉”。吸烟是不好,都说肺癌源于吸烟。就我熟识者而言,肺癌患者,往往是不吸烟的。为了证明烟

眼睛都是嘴巴

眼睛都是嘴巴

七夕会

赏心乐事

陈舜俞的名字深藏在枫泾古镇的一所宋代宅院中。宅院很大,俨然仕宦气派,三进三落,黛瓦白墙,静止在一片斑驳之间,宅院的尽头是后花园,一亩见方,其中的四季花木、幽幽曲觞皆为今人手笔,绿出了一层层人造古董的油亮。

大宅院有一个颇为土豪的名头陈家大院,又名“三百园”。皆因园内布陈着百筵馆、百灯馆、百行馆,以所谓“三百”招徕游客。以至于来过这里的人多将另一个狷介而孤傲的符号丢在了脑后。也难怪,千岁流年倏然而逝,有什么样奇崛的符号抗得住这等磨砺,纵使铁铸石刻,也骨朽皮蚀了吧。唯独记忆,以文字构造的不朽,还在撷掇你反刍回味,知照宋朝士大夫之间的那点龃龉,宛如钧瓷冰裂般破碎的美感。

陈舜俞,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苏轼语),原籍浙江湖州,入仕后几度罢官,归隐之地却都选在了古称秀州白牛村的枫泾。

1070年,陈舜俞以屯田员外郎的身份出任知山阴县。屯田员外郎是工部屯田司副长官,秩从六品上,知山阴县,即知县、县长。斯时,王安石位居参知政事,掌副丞相之职,“毗大政,参庶务”,在宋神宗赵顼支持下推行“青苗法”。规定每年夏秋两季青黄不接之时,民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钱粮,年息二分,以补助耕作。公允道来说,这是一个利率比市面上的高利贷低了许多的惠民之举,如果执行不走样,理应相当不错。然而如此一来,各地官府和属僚的利益均大受其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减损牟利,绞尽脑汁往新政中掺杂私货,反将一个利民的政策变成了榨取更多民脂民膏的绝佳机会。有些地方官贷的利率之高,竟达原来设定的35倍。吏治的腐败,可以将任何宏图蜚美为败叶。

陈舜俞身处下层,对青苗法的漏洞和吏治之弊洞若观火,不愿俯就。其实,陈王之间原来关系不错,盖兴乎来,不仅诗文往返,更兼“公暇还来泛酒船”。而王安石,也曾于嘉祐四年陈舜俞高中制科第一时,赠言惺惺相惜:“君今壮岁收科第,我欲他时看事功。”大多数情况下,官员对上级的指示如有不同想法,都是阴抗,少有公开反对的,更何况还是朋友。但生性狷介的陈舜俞不来这一套,更不愿贪墨其手。这恐怕也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其“矫激”的缘故所在。明知公开抗命没有好果子吃,他还是我行我素,不仅“上疏”反对,同时“自劾”谢罪,宁可将纱帽抵作成本,痛斥青苗法“挟豪势欲为倾夺”,“非王道之举也”。和陈舜俞持论相近者,还有苏轼、司马光等一千北宋精英。

王安石一怒之下将陈舜俞贬为监南康军盐酒税。政见与私谊之间,双方都选择了前者。公开表明观点,哪怕丢官,也绝不虚以委蛇。这种官场生态,实在是卫生清洁得很呐。姑且不论陈王对冲的观点是非,仅此操守,便似一束微光,足堪照亮仓皇的现实世界。

王丞相也够得上宽宏大量。既然你不愿干,那就靠边,诸如坐牢、杀头,以至于腐刑之类,在陈舜俞身上并没有发生。中国历史上,这已算人(仁)道之极了。谪贬后的陈舜俞选择了隐居。“全近江湖添怅望,乍离城市易清虚”,陈舜俞聊以解闷的办法,就是白牛村里骑白牛,白牛荡中觅牛蹄,自号“白牛居士”。纵其一生,如是往复者三,乃“绝意仕进”,著书立言。枫泾这所陈家大院,便是他为打发赋闲的煎熬而留下的另类作品,直到如宋史所载“遂贬死”而止。凶讯传出,苏轼、司马光等“哭祭其殯”,“皆深悲之”。县志载,时人因感于陈舜俞的清风亮节,改白牛村名为“清风泾”,至元代正式建镇,枫泾之名始固矣。

七夕会

赏心乐事

冰裂之美

姜龙飞



夜光杯

子:一死刑犯昂首挺胸,迎接一枪毙命,可惜子弹是伪劣产品,打一枪,哑一枪,最后这位江洋大盗抱住枪手的腿,哀求道:“你杀了我吧,实在吓死我了!”

癌,如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悬而未落。

小时候,没有吃,长大了,不敢吃。活着就是防癌,别等到医生劝你“想吃啥就吃啥”,那时就没有吃的心情了。

我信奉二十年前的一句啤酒广告词:“听自己的,喝贝克。”

我年轻时去过紫金山天文台。当时,我怀着好奇,对门卫说自己爱好天文,还讲了一些天文知识。门卫见我真诚,就把我们三个年轻人放了进去。

天文台确实都是天文世界,各种仪器仪表之外,我们还见到了半圆顶里的望远镜。走着走着,我们就看见了张衡的地动仪,虽然是复制品,却一下把我的思维拉回到古人探索天体的情景。至今,只要有时间,我仍然爱看关于天文的书。

这几年常有天文现象,一些年轻



人还架起百倍望远镜观察日全食、月全食,他们的小孩也跟着观看。孩子们对天文的兴趣爱好被激发了。真是太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供职文联研究室,那时文联与作协同在一个大院里。一天,十点多发生日全食,平素不太出办公室门的作家、艺术家都聚在大院里,隔着墨色的塑料片,静静地观看日全食,口中不时发出惊赞声,互相递个眼色,说:“真神!天文奇观使我们认识到自然创作的宏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想,他们的感慨是真诚的,也是值得我们效仿的。

七夕会

赏心乐事